

熔炉

〔韩〕孔枝泳／著 李牧春／译

我们一路奋战，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熔炉

〔韩〕孔枝泳／著
李牧春／译

도아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熔炉/ (韩) 孔枝泳著; 李牧春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99-6343-3

I. ①熔… II. ①孔…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3566号

©2009 by Gong Ji-yo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Seoul and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New York through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中文版权 ©2013 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授权, 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3-262号

书 名 熔炉

作 者 [韩] 孔枝泳

译 者 李牧春

出 品 人 李国靖 柯利明

特 约 监 制 林苑中 师素珍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陈驰宇

封 面 插 画 牛浩东

封 面 设 计 熊猫布克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343-3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们一路奋战，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作者简介

孔枝泳，韩国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畅销书作家。

她的作品一贯诚恳、直接，力指真相，穿透人心。在这个道德废墟时代，她擅长以敏锐的观察力描绘社会不合理现象，以其朴实犀利的文字努力为我们找回正义的精神和力量。

1963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韩国延世大学英语系。

1988年，其短篇小说《拂晓》发表于《创作与批评》秋季号，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2001年，获韩国小说文学奖。

2004年，获韩国吴永寿文学奖。

2005年6月，《韩国日报》发起全国性大型网络调查，“新生代韩国作家——代表韩国未来的作家”中，孔枝泳排名第一；“最让韩国人感动的作品”中，孔枝泳的《凤顺姐姐》同样榜上有名。

2005年，代表创作高峰的《我们的幸福时光》连续8周雄踞韩国图书总榜第一名。

2006年，当选为文化领域的“韩国之星”，被赞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

2011年，《熔炉》被改编成电影，一经上映即获好评，成为韩国电影记者票选2011年最佳电影，并受到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的激赏。

作者的话

奇特的事会让人对人性有更多的认识，也会因此对人类更加失望。奇怪的是，对于人类的敬畏却在我体内滋长。

刚开始构思这本小说，起因于看到一则新闻报道。

那是最初的判决日，年轻记者描述法庭内的新闻。最后一段文字写着：“被告判处轻刑，并得以缓刑，翻译成手语的瞬间，法庭内充满了听觉障碍人士发出的惊呼声。”在那一刻，我仿佛也听见了我从未听到过的喊叫声。我无法再书写这段期间正准备的其他小说。这一行文字似乎已经占领了我人生中的一年，或是更久。

从那些为了正义、对抗不公不义所意味的理想中，我似乎找到了平静。写小说时，我之所以能和案件被害人一样为加害者祈祷，也是这个缘故。只要一想到初次见面就信任我，告诉我他们所有故事的听觉障碍儿童的眼神，我仍然会流泪。想到那些为他们作出无谓牺牲的人，我对于自己偶尔觉得人生太虚渺的想法感到抱歉。我居然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天使。写这本小说时，我经常生病，看初校、二校，写这本小说的最后一刻，还因为发烧躺了好几天；即便如此，我书写小说时仍然觉得好幸福。

我身为作家这个事实，就像我接受了“不管过着怎样的生活

都是个作家”的事实一样，是如此痛苦又恍惚。因为生命和现实总是如此惨淡，总是如此崇高，超乎我们的想象。我写小说已经满二十年了。对于现实无力的我，整理书桌时看见了旧笔记上抄写的保罗·艾吕雅的文字，那是读书时期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流着冷汗写下来的文字。

“那些美化的语言、包装美丽的‘话’是多么可憎。真正的诗没有修饰，也没有谎言，也没有彩虹光芒的眼泪。真正的诗了解世界上有沙漠和泥沼，也了解有上蜡的地板、弄乱的头发和粗糙的手。也了解有无耻的受害者，有不幸的英雄，也有伟大的傻瓜。也了解狗有许多种类，有抹布，田野上有盛开的花朵，坟墓上也有绽放的花朵。生命之中有诗。”

出乎我的意料，在这期间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光州的安冠玉、记者郑大夏、实习记者李智原，还有为遭遇性暴力的学生流下眼泪的金泰善老师、光州的卢志贤、传道士李荣普。我也要感谢在无声的赞美诗响起的地下教会礼拜时间，为了这些孩子准备食物的女士金秀女、翻译金昌镐。我若告诉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没有翅膀的天使，他们一定会笑出来。

不晓得该怎么感谢权恩摄老师、玫瑰、恩惠、智慧、仑熙、明根、世延、江星、文贤，还有金荣慕牧师、润民子委员长。

最后要感谢在 Daum 网站连载超过半年的时间里，阅读这些文字、感受到切身之痛的所有读者。

2009 年 7 月

1

姜仁浩将简单的行李装到自己的车上，从首尔出发，这时，雾津市已经开始起海雾了。白色的庞然大物从海上升起，伸出覆盖着潮湿细微毛发的触足，进军到陆地。被雾包围的事物，就像察觉到败势的士兵，在细微的湿气的包围下逐渐朦胧了。海边的峭壁上，四层的石造建筑“慈爱学院”也被笼罩在雾里了。当一楼餐厅闪耀的黄色灯光变得像蛋黄酱一样模糊时，从某处传来了钟声。那天是星期天，可能是告知清晨礼拜的教会钟声，钟声传到了远方。而能穿透浓雾的也只有声音而已。

2

在慈爱学院附近，一名少年走在铁轨上。雾尚未完全攻陷陆地，然而就像上天撒下长长的网子，慢慢地将事物抹去。铁路旁灿烂

早绽的波斯菊，苍白不安地在雾的网子内颤抖着。

少年十二岁，但和同年纪的其他孩子站在一起显得矮小瘦弱。少年淡蓝色的条纹T恤已经被雾的湿气浸透了。

少年跛着腿，身体似乎有哪里不对劲。过了一段时间，从海边飘来的雾，将他的表情遮住了，几乎看不见。少年被雾包围了。少年的脚触碰的铁轨，规律地传来细微的震动。少年感觉到了。

3

雾津市中心的光荣第一教会早上十点钟的礼拜开始了。教会的庭院已经被笼罩在雾中了。姗姗来迟的人将汽车停在停车场，轻微碰撞发出了擦刮声。就算开远光灯也没用，雾将所有东西都吞噬了。奉读圣经“黑暗不曾战胜光芒”这句话时，雾也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发光的远光灯。在停车场帮忙指挥的管理员为了找不小心掉到地上的钥匙，艰难地弯下腰来。他好不容易才捡起钥匙，在雾中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自言自语：

“这雾……真是厉害啊！”

他的声音在管风琴伴奏的唱诗班的歌声中被吞没了。

4

铁轨开始响起隆隆声。少年回头看。火车沿着迂回的铁道驶

来了。少年朝着疾驶而来的火车展开双臂。他的脸上露出了像是微笑又似是皱眉的表情，之后口型又转为呐喊。声音中辨不清母音和子音，相当诡异模糊。汽笛响了。少年的身体碰撞到火车时，像爆米花般轻盈地飞弹了起来，鲜红色的血不断流向潮湿的地面。掩来的雾覆盖了一片红色。火车经过后，周围一片寂静。仿佛身处深水之中。少年的眼皮颤抖了一下，最后凝结在被雾占领的乳白色虚空之中。

5

姜仁浩抵达了休息站，停车时手机响起，是妻子打来的。离家还不到一小时。虽然是妻子自己下的决定，让他独自一人前往雾津，她自己和孩子留在首尔，然而她的声音却满是哀怨：

“在开车吗？”

“没，我停好车了。在休息站。”

好像不是有话想说才打电话来。当他拿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后，妻子似乎才察觉到少了些什么。这个电话让他想起自己不得不离开的原因了。

“你又在抽烟了？如今没有我，没有人在你身边唠叨抱怨了。”

“……不用太担心。明年春天跟世美一起来雾津吧！在这里上幼儿园好了。”

电话那头传来妻子的笑声：

“是啊！那也得拿到正式教师的聘书才行。”

他是收到约聘教师的临时聘雇后，才前往雾津的。如果不是妻子动用一点儿关系，根本不可能。妻子偶然碰面的高中同学刚好和创办雾津慈爱学院的家族很熟悉，似乎是妻子拜托朋友帮忙找的工作。他大学毕业虽然曾经担任教职，然而没多久就开始和朋友一起从事小型服饰加工业。如果不是受到去年席卷全球的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像今天这样的星期天，或许他早就坐在前往中国当地工厂的飞机上了。最早想到教书的是妻子。当了六个月的失业者，不管怎样都要活下去。幸好在事业完全失败前关闭了工厂，还好没失去首尔郊区的公寓；然而定存已经解约好久了，连保险都没了。

“老师？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而且还是听障学童……”

妻子遇见同学后，初次跟他提到这件事时，他觉得太荒谬了。

“我大学毕业后拿到的是一般教师资格证，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真的能教书吗？”

妻子像是带回战利品的人，看着他笑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脑筋……”

所以事业才会完蛋，妻子接下来似乎想这样说。然而仿佛察觉到他的不悦，妻子用温柔的口吻再次说道：

“这是私立学校。和理事长家有一点儿关系，问题不大吧！大家都是工作之后再夜校进修的，只要再主修特殊教育就行了。对方说没问题，报酬也不差，上班时间也还好。去哪儿找比这个还好的工作啊！总之好好工作，努力拿到正式教师聘书吧！接下来再想办法调回首尔。”

说完这句话后妻子向他绽露了微笑。

姜仁浩再次开车驶向南部。他出生在首尔，从来没离开过朝鲜半岛的中心，因此对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生活，毫无了解。除了知道那里的人说话比较激动，吃东西重口味，此外，南部的都市对他而言只是个陌生的地名。可是雾津稍微特别些，因为有金胜玉的《雾津纪行》。这给他带来了不愿回想的记忆。当妻子提到雾津这个地名时，记忆就像在起雾海洋中朝着港口靠近逐渐呈现出轮廓的船只一样，朝着他滑行而来。

“《雾津纪行》……老师第一次担任导师介绍这本小说时，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当年来部队会面，笑着说过完夜再走的明姬这样说。她在棉被中将犹豫不决的他的身体拉了过去。他的脸靠近她的脸时，她这样问道：

“夏仁淑这个女子，在主角违背约定离开后，独自留在了雾津，最后怎样了呢？”

明姬的身体散发出淡淡的水蜜桃香味。她是他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女校的学生，那时他正等着征召入伍。来到部队的她，顶着一脸浓妆，却掩饰不了她刚满二十岁的事实。

“不要怕……我……不是……第一次。”

紧张的人反而是他。拉起他犹豫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明姬呵呵地笑了起来。虽然感受到了小女孩儿豁出去的无所谓，然而他并没有细想。送走明姬后，在公交车站附近喝完酒，再度回到部队时，罪恶感如成群苍蝇飞舞而来。倘若不是和偶尔来访的

明姬分享惬意的情事，他或许已经朝着某人瞄准了枪口。那个人可能就是他自己。

退伍时，和明姬断了音讯。回到首尔后，听说了她几个月前自杀的消息。当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她的话：

“夏仁淑这个女子，在主角违背约定离开后，独自留在了雾津，最后怎样了呢？”

7

姜仁浩看到雾津的路标后，在岔路上转动方向盘，抬头一看已经抵达雾津市了。然而他在头顶上发现的是凝结成白色团块的庞大云海，覆盖雾津的雾看起来像是美丽的白色海草。他的车驶进被白雾笼罩的隧道。雾就像白发魔女张牙舞爪的头发，开始缓慢包围他的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想起很久以前的夏天，在钓鱼场掉入水中的记忆。为了捡起掉落的钓竿，掉入蓄水池时，缠住他的脚的水草，那种光滑又黏腻的触感，当时他放弃游泳，向一起钓鱼的朋友求救。交错的水草触感似乎将他吞噬了，全身无力。他很会游泳，但是派不上用场。看到雾突然浮现的记忆，有种不祥的预感。总之如果一个不小心，这段旅程会是终点。这种无力的恐惧让他的后脑勺变得紧绷僵硬。他咽了一口口水，打开自动导航系统。自动导航系统在雾中向他命令：

“前方为浓雾注意地区。请在一公里处右转。”

他右转了。

慈爱学院耸立在雾中。姜仁浩开进校门，想在停车场停车时，看到一辆蓝色的高级轿车在他旁边发动了。本来想开窗户说话，然而蓝色轿车的驾驶似乎觉得浓雾没什么大不了，启动车子出发，并以惊人的飞快速度穿越白色浓雾的墙消失了。车窗内隐约可见一头稀疏的头发、一张漠然无谓的脸孔，这就是他看见的全部了。他在浓雾弥漫的停车场小心翼翼地停了车。海边刮起风时，庞大的慈爱学院像是被掀起布幔般呈现出全貌，随后又再次被浓雾覆盖。他下了车。进入雾津后的二十分钟，比开车到雾津的四小时还要战战兢兢。感觉到肩膀的酸楚，他举起右手，轻松地转了几圈后，再次叼着烟。他听到某个轻盈的东西正在接近，声音啪沙沙啪沙沙的，越来越近。是个小女孩儿的身影，从浓雾中走了过来。是女孩儿口中咬碎的饼干声。剪着一头西瓜皮短发的女孩儿，身材娇小，身躯干瘦。女孩儿一手拿着一个饼干袋，一手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塞进嘴里。

“喂！小女孩儿！我有话……”他先开口说道。然而女孩儿专心吃着饼干。他瞬间想起这里是听觉障碍儿童的学校和宿舍，觉得想和别人对话的自己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就在他独自默默思考的时候，小女孩儿发现他了。小女孩儿口中轻脆的饼干声慢慢停了下来。他尝试想要用来这里之前学过的生疏手语进行沟通。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然而他伸出的手还没比完手语，小女孩儿的眼中浮现了荒谬古怪的恐惧，发出喑哑的尖叫声，回头开始狂奔了起来。

“呜呜呜……”

他只是用眼神追逐跑走的女孩儿。浓雾将女孩儿吞没了，什么都看不见。难以用子音和母音标示的尖叫声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9

“好像是因为浓雾的缘故。”

听取金警官报告时，姜督察的手机收到短信，开始振动。姜督察一边听报告一边用眼睛确认信息：

哥，我真的生气啦！不是说今天要来吗？

姜督察的手指头上还残留着“野花”咖啡馆的美淑的白皙大腿的美妙触感，不知不觉露出一抹微笑。

“听不见声音，因此没听见火车声。也可能连火车来都没看到。”

“对啊……因为雾很浓。”

姜督察一边随口附和金警官，一边按着手机按键：

你忍耐几天吧！虽然说没有耐心是你的魅力……今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我请你吃活章鱼，好吗？

他按下短信的发送按钮后，察觉到金警官的嘴角似乎有一丝不快。姜督察慢慢将手机放在桌上，观察金警官的表情，用苦恼的样子抱住头。

“没有什么特殊事项吗？”

“是意外。可是孩子的裤子口袋内有个奇怪的东西。”

金警官拿出一个塑胶证物袋放在姜督察的桌上，里头是沾了血渍的纸条，像是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

“上面写着‘李江硕’‘朴宝贤’。还画了个大叉。”

在一刹那，想起了“野花”的美淑的姜督察，他的眼神变得锐利了。

他好歹是个侦察员。出于本能，他从金警官的话中嗅出了不寻常的滋味。姜督察看着装在塑胶袋内的染血纸条。李江硕是慈爱学院的校长；朴宝贤，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学校宿舍的生活辅导老师。他记得自己参加过一次晚间聚会，李江硕在场，朴宝贤如影随形地跟着，一个眼神狡猾、脸色暗沉的人。整个晚上李江硕都对他露骨地冷嘲热讽，而他总是默默低着头。姜督察记得这个卑屈的家伙。对，他的名字就叫朴宝贤。

“好。你可以走了！慈爱学院由我来联络。”

他看着金警官离开后，再次发短信：

哥能帮忙解决的只有三百万元。

姜督察突然觉得很轻松。妻子总是称赞他的运气真好，需要什么就会发生什么，而且都对他相当有利。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上

个月起浓雾的那一天，掉落至慈爱学院运动场尽头峭壁下死亡的一名女学生尸体。铁轨，峭壁，两个月，两具尸体，慈爱学院的学童。峭壁一案已列为意外，铁轨一案可能同样如此。这都要怪雾津的浓雾。他看着雾津警察局的窗外微笑着。雾渐渐散去，窗外的汽车逐渐呈现出轮廓。雾也有紧急的时刻。是啊！小心翼翼的生活，总是会有紧急的时刻。

10

虽然家当不多，不过搬家就是搬家。如果这些家当都在原位，或许不会去注意，但因为搬家，才发现搁在一起的家当多么寒碜。姜仁浩在租来的四十平方米的公寓的厨房内整理他的生活用品。锅子、咖啡杯、水杯还有几个小盘子，这些就是他全部的厨具了，将这些东西井然有序地摆放在柜子里，再将笔记本电脑放在厨房桌子上，就这样有了离开自己的家、展开新生活的真实感。就像大学时到朋友住的宿舍参观一样，有种新鲜感。此时门铃响了。打开门，是徐幼真。

“你真的来了？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

徐幼真放下购物袋里的欢迎礼物，大方地向他伸出手。两人握着手相视而笑。她是他大学上一届的学姐。来这里之前，他从同学那里听说她定居在雾津的消息。他徒劳地找不到出租客房，通过几次电邮和短信后，她帮他找到这栋大楼。然而距离上次见面，也就是大学毕业后，几乎已经过了十年了。他在她的脸上寻找他